

食物正在改变,你怎样选择(上)◆(美)帕梅拉·罗纳德拉乌尔·亚当查克

虫害还是农药?

星期一和星期四是农场的“采摘”日。从七月到十月,每个星期我们都采收甜玉米。今天,学生李桑民和吉姆跟我一起来采摘甜玉米,其他学生去采摘蔬菜。我告诉他们怎么摸一根成熟的玉米棒是不是已经籽粒饱满。更多时候他们会摸到被谷实夜蛾吃过后留下的缺孔。谷实夜蛾把卵产在玉米穗上伸出来的玉米须上。当幼虫孵化出来后,它们爬到穗尖开始取食玉米果穗。我们撕开几个玉米棒子后就看到几只长得肥肥大大的幼虫,因为甜美盛宴受到了打扰,它们正扭动着肥硕的身躯。虽然刚开始时发生的数量还不是太多,可是种到后面就很难看了。穗尖已被虫粪弄得黑黑的,实在令人大倒胃口,我们的客户一般把它切掉。我把谷实夜蛾当作不喷洒杀虫剂这一好处的交换条件,这是有机农民和消费者都可以接受的,而且认为这个问题总有一天会以合理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桑民不以为然,说:“你还是用农药的好,农药很有效。”我让大家停下手头的活,聚拢在树荫下,开始了我的再次讲解。

我从大型传统农场种植单一作物和大量施用氮、磷、钾肥,让农场成为作物害虫取食为害和繁殖的理想场所开始讲起。这些农场为害虫提供了富足的食物来源,但害虫的捕食性天敌或寄生性天敌却缺少栖息地。在这样的环境下,害虫种群迅速增长,需要大量使用杀虫剂就不足为奇了。仅在加州,2004年一年就用掉了18000万磅的农药。尽管科学家和政府为减少农药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加州的农药使用量仍在逐年上升。农药监管部门发出了要转用低毒农药的文件,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数百万磅的剧毒物质,如一些土壤熏蒸剂,仍然被用在数千英亩的耕地上。

你不知道的草莓

2004年,在草莓上使用了超过950万磅的农药,其中包括超过300万磅的溴甲烷,这

《明日的餐桌》是一对夫妻共同写成的书,一位是有机农场主,一位是植物遗传学家,面对各种蔬菜、水果、谷物等农作物在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变化,他们显然比我们更有发言权,听他们建议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是一种在很多国家都被禁用的损耗臭氧的有毒化学品。我们都喜欢吃草莓,但草莓上的农药用得不是一般的多。众所周知,棉花已经是农药的重灾区了,但28000英亩草莓比780000英亩棉花用的农药还要多。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传统草莓种植户不进行轮作。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地方种植草莓这一利润丰厚的作物,把900万磅重的毒投到环境中,换来高产、鲜红、有时也甜但通常都不太美味的水果,真的值得吗?

有机农业的解决方案是,把草莓与其他作物如花椰菜或绿肥作物等进行轮作,以及用抗病草莓品种等。通过应用这些替代性的有害生物防治办法,有机草莓的产量是常规生产的65%至89%,但是有机草莓的售价高出常规50%至100%。较高的售价足以弥补产量较低的不足。

“草莓可是我特别喜欢的水果呢,”吉姆说,“被喷了农药真的很要紧吗?”

“问得好,”我回答他,“一项研究评估,在美国,每年因农药引发的癌症新病例达一万个,致使鸟类死亡7000万只。农场工人的前列腺癌风险增加与溴甲烷相关;非霍奇金淋巴瘤增加了2至8倍,这跟除草剂有关。还有一项在2001年进行的有14万多人参与的跟踪调查研究表明,那些在1982年以前曾经接

触过杀虫剂或除草剂的人群,在最初接触的10至20年后患有帕金森氏病的比例比未接触人群高70%,因此,农田农药暴露的风险问题很严重。”

农药残留

“那么食物上的农药残留呢?”吉姆打断了我对种种癌症风险的罗列,“传统农业生产

的食品也有致癌风险吗?”

这应该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一个问题。传统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其农药残留量通常是有机生产的3到5倍。此外,还发现这些残留物能进入人体。例如,研究人员发现,2至5岁儿童食用传统农业生产的食品,他们尿液中有机磷杀虫剂代谢物含量的平均水平比那些主要食用有机食品儿童的高出9倍。我对吉姆解释,尽管有上述这些数据,但传统方法种植的农药残留通常远低于美国环境保护署制定的残留容许量,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极低水平的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不过,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尽量避免购买喷过农药的农产品。在讲课结束后,我又补充道:“即使我们现在用的化学合成农药越来越多,害虫数量仍然不比1940年代我们刚开始用有机合成农药的时候少。这是因为害虫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在农药处理过后存活下来

5.阴谋的味道

“不用担心,这是个自愿参加的试验。”许平秋似乎看到了学员们的为难,他又说道,“你们分发的卡片机是德国的产品,太阳能充电,只要有信号,后援就知道你们在哪儿。除了手机可以定位,皮带扣上也有定位装置,如果谁觉得熬不下去了,拨个电话就会有人去救援你们,号码手机里有,至于结果你们也知道:出局。要提醒的是,这是经过改装的卡片机,只能打那个求援电话,其他号码打不通。”

站得笔直的学员们,左右侧头面面相觑着。但凡训练,永远都是按部就班,跟着教官来,这一回全部要自己发挥了,可把学员们给搞蒙了,而且这任务听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真是身无分文给扔在这座城市,那不得把哥几个整成饿殍不成?

“最后强调的一点是,不要觉得我是在逼你们铤而走险,生存的方式千变万化,我相信你们在饿肚子的时候会学得很快,不一定非要违法犯罪。”许平秋道,似乎就是针对余罪而说。他盯了余罪一眼,话锋回转,脸上似笑非笑地说道,“当然,违法犯罪也算一种,坦白地讲,滨海的犯罪率全国最高,很多是生存条件逼迫所致。你们如果迫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的话,我表示理解,不过要是被地方公安揪着,刑事责任可得自己负啊。注意你们的身份,是学员,不是在籍警察,好好处理。”

这回学员们的精神几乎到压垮的临界了,忍不住又窃窃私语着:“能行吗?怎么办?熬得过去吗?”

等了片刻,许平秋又叫着安静,淡淡地说着:“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今年省厅刑事类招聘全部由省厅刑侦处负责,我很负责任地讲,我的手里有三十多张聘任书,除了高等学院对口进籍,以及不得不留出的名额,还有不到十张聘任书,我希望你们中间最少淘汰一半,那样的话,我就好操作多了。”

好大的一个桃子,学员们傻眼了,留在省城梦寐以求的理想比任何时候都离自己更近,而且凭着许平秋的身份,学员们知道假不了。于是乎窃窃私语消失了,大家都热切地看

的害虫能够继续生长和大量繁殖。1991年,已经有超过500种昆虫和螨类、270种杂草和150种植物病原菌有抗药性的研究记录。”

急需新的防治措施

在听完这些又长又令人沮丧的人工合成化学物质的毒性作用后,班上的学生有些茫然了。先休息一下吧。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饮料后,他们回来继续学习有机农业如何防治病虫害。“有机农业防治病虫害更注重综合防治,与传统农业使用农药的方法有很大不同。”我解释道,“农民先要了解农田生态系统,了解昆虫(包括害虫和益虫)的生活史。农民可以对农场进行设计,使害虫种群数量最小化。这可以从作物的多样性开始,但同时也要注意保护益虫、捕食性鸟类、动物等不同群体的栖息地。然而,单是多样性本身并不能解决农业有害生物问题,所以,有机农民也要用遗传育种、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多种方法进行控制,也会用到天然药物等多种物质。对于许多害虫,我们的瓢虫、草蛉、食蚜蝇和各种寄生蜂等来自自然界的生物控制,效果就已经很好了,好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至少对大多数作物来说是这样。”

在我说话时,桑民一直耐心地站在一旁,一袋甜玉米就放在他的脚边,他问:“那为什么综合防治对甜玉米不管用呢?”

我回答说:“一般的控制措施,如轮作等,对谷实夜蛾是没有用的。因为谷实夜蛾是杂食性害虫,几乎任何一种我们轮作的作物它都吃,比如番茄、豆角、生菜,等等。它的成虫又能够飞走,防治起来非常困难。我曾尝试在玉米地释放赤眼蜂,但起到的防治效果有限,跟付出的成本和精力完全不成正比。抗性育种的方法也不行,因为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还没找到一个抗谷实夜蛾的玉米基因。”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用活的生物来防治病虫害,很多害虫在有机农场还是对付不了。显然,有机和常规种植都急需新的防治措施。

快递中国

——中国农民的梦想与辉煌

朱晓军 杨丽萍



6.结果出来了

没有张小娟也许就没有圆通。在喻渭蛟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际,她给喻渭蛟指出了这条明路。她的同学和亲友都在外边做快递,尤其是喻渭蛟的同行——木匠陈德军已经腰缠万贯,风光无限。

在那段日子,同学见面不仅跟赖梅松聊快递,聊申通,聊老同学陈德军,还有人直言不讳地劝他去做快递,做申通的加盟商。赖梅松由不为所动到心动,由心动到行动,最后踏上快递这“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行当。

赖梅松接下的第一票很可能在途中“爆炸”。2006年以前,专营信件的快递公司仅有一家,即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EMS)。当时,规定私营快递公司不能接收轻于500克的邮件,而且私营公司在快递的收费标准上,要高于EMS。

大多数信件都没超过500克,在21世纪初,电子商务像一窝刚出蛋壳的雏鸟儿,还闭着眼睛,张着黄嘴丫的小嘴,快递业务基本上都是信件,民营快递不做信件就等于自绝。

创办中通之前,赖梅松对快递市场进行了一年多的调研,清楚民营快递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国际快递巨头早已进入中国市场。1984年,美国的联邦快递作为航空快递公司进入中国。两年后,德国的敦豪通过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犹如一个专门生产低档廉价消费品的大车间,出口的产品极其有限。谁知在世纪末,这个大车间就像被重新装修过似的焕然一新,流水线上的低档廉价消费品越来越少了,最后几乎不见了,高科技产品一浪接一浪涌了上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放松了对公司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占有75%的股份,外商像一大群一大群的鸟儿飞越大西

洋、太平洋落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2002年,已有数万家外国公司在中国从事各种业务,对快递的需求像一壶烧开的水,吱吱响着,冒着腾腾热气。联邦快递抓住了时机,成为第一家向中国内地客户提供服务的国际速递商。

20世纪90年代,申通、顺丰、宅急送等民营快递崛起,他们不管是谁的菜,也不管菜在谁的篮子里、谁的盘子里、谁的碗里,只要吃得着、吃得下,绝不客气。管他呢,先吃进肚子里再说。

此时快递市场已初具规模,每年全国约有三两亿份额,华东地区已有二十几家快递公司,除申通和天天是大鱼之外,韵达、圆通还属于小鱼小虾。不过,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不时有快递公司倒闭,在中通成立的一个月前就传出路通快递关门的消息,这犹如黄浦江的浪,一波消失了,又一波涌了上来。

沉重而宁静的夜幕遮去了白昼的喧嚣与欢腾,上海滩的霓虹灯竞相斗艳,闪烁着不甘落后。开业一天的中通到了盘点的时候,各网点的电话打来,算盘“噼里啪啦”几下结果就出来了。那一天,中通全网总共收了57票快件。

按原计划晚上8点,中通的网络班车从上海和绍兴等地同时出发。不过,原计划肯定不会是57票,这数不能说少,不过足以让人失望,这种失望也许就像爬到七层楼时掉了下来,还没掉在地上,被五层的阳台给接住了,心脏在跌的瞬间失重了,忽悠那么一下子,还好,总算没把希望摔个粉碎。

不过,在此之前,中通已尝到过失落的滋味。路通公司倒闭后,他们想把那一班人马拉过来,对于新成立的公司来讲,能吸纳这批富有经验的员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经过几番接触,条件答应了,待遇谈妥了,中通想敞开大门等待他们,没想到对方却投到其他地方去了。也许他们觉得中通弱小,对前景不大看好。

开业前,赖梅松、赖建法、商学兵等人进行过缜密策划,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是总部,哪能仅跑一辆车?又租了4辆车。当时,一家快递能开通5辆网络班车已经很了不起了,作为“三通一达”的老大——申通也就开通5辆。上海到杭州,再到宁波的运费是480元;上海到无锡,再到南京的运费是450元,还有绍兴开到无锡……每天仅租车的费用就要2630元。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着许平秋,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表明:我行。

我怎么办?余罪在许平秋的话里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桃子肯定有,但代价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他揣度不清自己的算盘是不是打对了。不过出局就別想了,直接卷铺盖回家,怕是这辈子也甭指望了。

“时间到,请上车。这辆车会把你们放在城市里任何一个随机的角落,如果你们落单,那就想办法自己生存,如果你们有幸撞见,我希望你们互相协助,四十天后,我会在这里等你们。当然,淘汰的就不等了,有人送你们回家。”许平秋看时间差不多了,喊着队伍两列并一列,个个心情复杂地上了车。

行进了十数公里后,车停了下来,许平秋回头看了看一帮学员,出声问着:“谁带头?”没人吭声,似乎没人敢挑这个头,组织给出的诱惑大,可任务的难度也大。

许平秋说:“这样子怎么行?让你们自谋生路都不敢,又不是送死,随时可以回来。这个样子,还敢指望派你们冲锋陷阵去?我挑个人怎么样?”

他看着,在寻找一个容易被撩拨的人:“熊剑飞,这难道比你在自杀由搏击随时可能面对的伤残还危险吗?敢不敢!”“哼,有什么不敢。”熊剑飞被激怒了,起身二话不说走到了门口,车门咣地一声打开,他回头嚷着,“兄弟们,我先下车了,都怕个屁,谁半路回来谁他妈是小娘养的。”

司机哈哈一笑,后面的学员也跟着乐了。这就货,不管是茅坑还是火坑,他都敢跳,从来都不考虑后果。不过,这个样子确实很让许平秋赞扬了一番,车又行驶不远,张猛这个愣头青也下车了,他也是个不怎么喜欢用大脑思考的货。可这两人,让许平秋却是赞口不绝。

就这么开始了,许平秋看着一群跃跃欲试又躊躇不已的学员:那是一种纠结心态的表现,即将面临的困难和可能会得到的那份工作相比,孰轻孰重需要仔细考虑。此时,他的脸上已经是一种胜券在握的表情。

“很好,下一位是谁?是不是咱们该按次序走?”许平秋在下一站,看着座位最前的李二冬。那货嘴巴一哆嗦,害怕了,许平秋笑道:“要不跳过你,一会儿直接把你送机场?”